



作家的知音

——读舒晋瑜文学访谈录《说吧，从头说起》

■刘庆邦

一般来说，作家比较敏感、自尊、内向。长期写作，使他们习惯了进入自己的内心，日复一日地自己和自己对话，而不太愿意和别人对话。偶尔说点儿家常话还可以，他们尤其不爱说关于文学方面的话题，一提文学，好像触到了他们的隐私，顿时显得有些警惕，甚至有些抵触，一句话都不愿多说。在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的记者，打算专访一下王安忆，让王安忆谈谈文学创作方面的情况。记者大概担心会遭到王安忆的拒绝，没敢贸然和王安忆联系。记者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记者知道他父亲跟我相熟，而我和王安忆比较熟悉，就让他父亲找我，我再找王安忆，看看王安忆能不能接受他的专访。这样拐弯抹角，有点“托关系”的意思，可见当记者也不容易。

然而这事儿让我有些犹豫，首先我自己就不愿意接受采访。现在多种形式各个层级的媒体那么多，有千家万户，人家让你说吧，你不说有点少，一开口便是多，得到的只能是不安和失落。每次答应接受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心理负担，会让我紧张好几天。将心比心，我想王安忆也是一样，为保持安静，她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可朋友托到我，我不跟王安忆说说也不好，就打电话把朋友的意思对王安忆说了。王安忆像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说：我看算了吧。她给出的理由是：媒体总是没完没了，受不了！

绕了一个弯子，现在该说到舒晋瑜的这部文学访谈录了。舒晋瑜也是一位记者，她凭什么就采访到了这么多包括王安忆在内的重量级作家呢？她的访谈为什么总是那么深入、丰富和精彩呢？我想这并不在于舒晋瑜所供职的媒体平台高一些，专业性强一些，关键还是舒晋瑜以诚恳、尊重、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作家的好感和信任，作家们才向她敞开了心扉。当作家的大都不爱多说话，并不是他们无话可说，相反，每一个勤学善思的作家都有一肚子两肋巴的话要说。作家们也不是不会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不鸣则已，一鸣即有独特的表达。饭端给饥人，话说给知人，他们在等待，在选择，等待能倾听他们说话的人，选择能和他们双向交流的人。或者说如“众里寻他千百度”，他们在寻找知音。这时，舒晋瑜走过来了，舒晋瑜微笑着走过来了。他们把舒晋瑜辨认了一下，心说是她，就是她。以前，他们大都读过舒晋瑜所写的访谈，在报纸上看见过舒晋瑜作为访谈栏目主持人的头像，也在口口相传中听说过挑剔的作家们对舒晋瑜的认可，及至见到舒晋瑜，他们生出一种终于对上号了的感觉，于是就坐下来，就访，就谈，不知不觉间，山高水长，星光闪烁，他们一谈就谈远了。

千万不要以为舒晋瑜的访谈来得轻而易举，不费功夫，我宁可相信，舒晋瑜做访谈也不容易，也遇到过困难，甚至付出了很大辛苦。每访问一位作家，她都要事先把功课做足，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话对舒晋瑜也适用。她让人家“从头说起”，她读人家的作品也得从头读起。每访问一个作家，她起码要把那个作家的全部作品读一遍。

须知像张炜、贾平凹等勤奋的作家，他们著作等身，作品的量都很大，舒晋瑜须一一读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谈时才不会掉底子。舒晋瑜的阅读，不是那种“完成任务”式的读法，如沈从文所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舒晋瑜通过阅读作家的大量作品，既深入到作品的内部世界，也贴近作家本人的心灵世界，力求做到识了作品又识人，把作品和作家的真正个性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者。我注意到，在每一篇访谈录前面，舒晋瑜都有一段“采访手记”，手记不长，却言简意赅，准确有力，颇有些“一剑封喉”的效果。比如她记阿来，说阿来“有一股子拧劲儿”。比如她记贾平凹：“写作前他要焚香，对于文学的虔诚使他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再比如她记方方：“离开写作的平台，方方的乐观豪爽和温和宽厚让人如沐春风，可是当她写作，却成为悲观主义者。”一句话或几句话，就勾勒出一位作家，朋友们看看，舒晋瑜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我很喜欢看舒晋瑜所做的访谈，只要见报纸上载有舒晋瑜和作家的对谈，眼前一亮，定会吧报纸留下来仔细阅读。自己写作四十多年，我和我国的知名作家们差不多都认识，可我们见面时，开会、吃饭、喝酒的时候多，很少深入地谈文学。是舒晋瑜让他们开口谈文学，我想看看他们谈了些什么。文学目前的问题无非是生活、思想、天赋、创新、走出去，还有青年与网络、梦想与现实、体制与自由、长篇与短篇、小说和影视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私心是，想看看作家同行们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自吹，他们对诸多问题的观点和我基本一致。比如阿来对网络文学的看法，不仅完全和我相同，连表述用语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免让人窃喜。有些访谈我不是看一遍就完了，还放在书柜里保存下来。舒晋瑜对莫言和韩少功的访谈，我就作为资料一直保存着。现在有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保存起来就更方便，也更全面。我个人认为，不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文史价值，这本书都值得长期珍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之所以成为《中华读书报》的一个名牌栏目，不仅在于她是一位好记者，还是一位好作家。也就是说，她不仅是一位记录者，还是一位创作者。除了这部访谈录，今年她还整理出版了与军旅作家对话的《以笔为旗》，据悉还有一部文学访谈录正在梳理之中。此前她还出版过散文集《旭光晨韵》，写过诸多文学评论。更让人欣喜的是，她今年还给济南出版社主编了一套“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丛书，丛书包括汪曾祺、宗璞、肖复兴、赵丽宏、黄蓓佳的作品集，还有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红围巾》。丛书选篇严格，编辑精细，装帧精美，着实让人喜爱。我也当过二十多年编辑、记者，知道“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从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世界上许多东西，我们听说了，看见了，知道了，并不等于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了，才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不难预期，谦逊纯朴、知行合一的舒晋瑜，一定会写出、编出更多的好书。

永远的焦裕禄

■陈纯新

苦难深处
你迈着固执的步伐
心怀悲悯，向着阳光一路走来

你不相信，贫穷的阴冷
能阻挡一颗赤诚的红心
你相信人民的力量
能改天换地
能在天地间捍卫正义的江山
你说心诚则灵
春到深处花自开
你跪在厚重的大地
双手扒开泥土
种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
种下一缕缕民族的信心

你在沙土地上植下梧桐
心随着梧桐的根系向土壤深处绵延
心里装着，百姓的冷暖、疾病和凄苦
所有的良知，在你四周，铸就气场

气场闪烁
暖热世间所有的凄冷
坚定的信念
重如泰山
肉眼看不见的光彩
暖亮百姓漆黑的心房
你从心里捧出火焰
兰考苍黄的天空下

永远回旋着一个祖国赤子坚韧的心声
人民是我的父母
我是人民的儿子
要有母亲的胸怀
包容世界
所有的生灵
都是亲爱的儿女

赤心如火
在苍凉的大地燎原
燃尽沧桑和邪恶
党心民心
在困苦的煎熬里有了奔赴的方向

鲜红的旗帜
在猎猎的狂风中坚定地飘扬

你青筋暴露的双手
捧起黄沙
就像捧起民族的婴儿
你无限怜惜
祖国大地上每一根小草
和落在大地上每一片树叶
你说
要有儿子的心态
虔诚地跪在土地上
叩拜世间万物
天地苍生
皆为父母兄长

再忆苏州

■李玉坤

漫步在苏州的街头，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有一条河流和一弯石桥。经意或不经意间，小桥流水的画面总会映入眼帘，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平添几分秀气和灵性。

我去苏州，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刚过完炎热的夏季，寒风尚未吹来的时候。隐藏在闹市区的平江路游人如织，下午的阳光照过来，把人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把天空衬得很蓝。踩在石板路上前行，一边是温婉的河水，一边是热闹街道。你不必在意形形色色的人，只须把目光投向小桥边的老建筑就行。那古老的窗子和斑驳的墙壁是最美的景致，倘若静下心来欣赏，便能找回一种久违的恬静。

婉转悠扬的苏州评弹偶尔从窗子里飘来，和头顶的鸽群一起在上空盘旋。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听不懂评弹的词，但却沉醉于评弹的调。那一丝丝从琴弦上氤氲而出的温柔古风，轻柔、动听，千回百转落在内心深处，总能唤醒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

幽深绵长的水巷永远是印象苏州的主题。在拥有 1000 多年历史的山塘古镇，水巷交错，街衢纵横，晚唐诗人杜荀鹤有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因此，在苏州众多街巷之中，山塘街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到头，这里的店铺、住家傍水而建，鳞次栉比。这里很热闹，但又不是繁华都市的那种嘈杂喧嚣，就连叫卖声都透着些许吴侬软语的绵柔，别有一番韵味。

山塘的建筑多为两层古楼，马头翘角，错落有致，青瓦白墙，典雅大方。一条古老的水巷伸向远方，两旁游走的便是这种建筑。水边的人家喜欢挂上大红的灯笼，这恰到好处地给古镇增添几处闲情小景。水面上飘荡着乌篷小船，船桨拨动水面泛起涟漪，水里的倒影跟着晃动，一圈一圈散漫开来，极易勾起人们的清愁思绪。

苏州，像是一幅极具匠心的中国水墨画，质朴典雅，清新奢华。从上千年的历史中款款走来，姑苏城带给人们多少景致，又留下多少故事！岁月的印记没能磨灭古城的芳华，却使她愈加青春焕发。

当青苔爬满石阶，当夕阳晕染拱桥，当炊烟袅袅升起，当春风又绿江南，我想，姑苏之美，概莫如是。这诗情画意里的水乡姑苏，总能让人远离世俗和浮躁，找回一份难得的清静和寂寥。

那纤柔细腻的丝绣旗袍，那饱经沧桑的油纸木伞，还有古朴厚重的青石小巷和清丽委婉的评弹小调，似水流年的姑苏，江南水乡的清韵。当时光沉淀后再忆苏州，就像一壶醇厚淡雅的老酒，让人回味无穷。

虽然古街不大，但你一眼望不